



失落

醫學系六年級 李振宇

幾天前，奶奶在涼椅上看著窗外，秋日的陽光替奶奶罩上一層金黃色的薄紗。奶奶沉默不語，我陪著她一起安靜；忽然，她想起什麼似地笑了，我也跟著笑了。

我從小和奶奶非常親。不光是我，八個堂表兄弟姊妹也跟奶奶感情非常好；另外，還有包括我父親在內奶奶自己的五個小孩，這些孩子，全是由她一手帶大。民國三十八年跟隨國軍來台以後，這名山東姑娘一肩扛起了家中的生計、養兒、教育、和娛樂的擔子。爺爺死得早，孩子與母親特別靠近。但父親故事裡的媽媽，和我記憶中的奶奶似乎在眼神、身形、舉手投足都十分不同。她的媽媽經常大吼著小孩上桌，吃一頓好不容易張羅到的晚餐；我的奶奶常常吆喝一聲，把滿滿一桌菜擺上桌後，就坐在窗邊的椅子上，自己抽起菸來了。我們唯一相同的回憶，就是奶奶那雙農莊大腳與豪氣的山東鼾聲。

小時候的夜裡，我和父親都曾抱著枕頭，摀著耳朵，躲避從天而降的震耳鼾聲。左翻右滾，若躲避不了，就踢一踢奶奶的大腳。她睡覺喜歡翹起一隻腳，因此踢掉了翹起的腳後，碩大的身子會微微一震，通常能暫停鼾聲片刻。我們就趁著那時趕緊入睡。閉眼前，夜晚捕蚊燈澄澈的藍光平貼在牆上，堂表兄弟姊妹各色的睡衣與各式的睡姿，還有當時片刻寧靜的小房間，逐漸刻劃出我個人的色彩印象與聲音情感裡，最重要的一個空間。

某天下午以後，那樣熟悉的聲音就開始慢慢消失了。

醫師說，下班回家的伯伯發現的時間太晚，奶奶當時雖然坐在沙發上規律平穩地呼吸，實際上腦中的血管破裂可能已經對腦部造成損傷了。接下來的幾天、幾個月裡，她曾試著發出尖銳而沙啞的聲音，嘗試告訴我們，她餓了、渴了、累了。也曾在家裡跌倒了幾次又被送進醫院。身體上突然的轉變似乎慢慢減低了奶奶行動與溝通的意願。我記憶中的奶奶非常強壯，曾經坐在甲板上，吹著海風，望向未知的遠方；幾年裡，漸漸地她唯一願意做的，變成在椅子上，抽著香菸，看著窗外的天空。

奶奶變得不能語，家族開始互相不理解。每個人有滿溢的孝心，也有滿腹現代人的苦衷。誰來照顧奶奶、誰能放下工作去守護一位老人，正如老人以前保護著他們一樣，每個人想到這一點就是一陣委屈與辛酸。大家都覺得不幸福了。以前年夜飯奶奶一人做十二樣菜，大家圍著一起吃。有幾年，大家各自帶自己家做的菜，分著吃。然後在好不容易團圓的日子裡，討論舊的一年，新的一年，誰該多負些責任，誰該來負責照顧。

也許奶奶很幸運，不用加入爭吵或發表任何意見。只需要在一旁靜靜地抽著她的煙。吆喝聲、責罵聲、家鄉的味道、以前的故事，就這樣被鎖在奶奶的記憶裏頭。

當時的我覺得，當人不能言說時，似乎會變得越來越透明，越來越輕。曾經自己一人養育了十多個小孩的女性，在失去語言以後，就像進入了消逝在空氣裡的旅程。我好

像並不特別難過，也不害怕，我知道人會生病也會死亡。對著自然法則生氣或懊悔實在不是件明智的事。但心裡就是空了一塊，像石頭被磨去的稜角，樹木中心的蠹蝕，沸水上頭的蒸氣，都在時間的流動裡，隨著奶奶逐漸老化的身軀，安靜地消逝。

我從小到大一直對幸福的感覺有一種偏執。幸福必然是富於色彩，在空間裡充滿各色身形；幸福必然是充滿人聲，在身影的縫隙間，笑聲膨脹、快速移動。如果偏離了定義，必然不屬於幸福。要重新適應並改寫這樣的記憶很難，像進入了漆黑悠長的洞窟。路一直往前，身一直陷落。

引著路燈，走出洞窟的人是我姑姑。東方的女性極其偉大，一如姑姑的母親，我的奶奶，她選擇辭去工作像她母親守護她一樣的在她身邊保護著她。她點起一盞提燈，營造了新的家，新的空間。原來幸福不需要花俏。姑姑的家並不大，有兩條狗，還有姑姑，每天伴著奶奶看日初與日落。原來路只要一直走，不要放棄，就能夠找到安身的家。

當時奶奶自己一人坐上了開往台灣的船，到了台灣生下孩子，養了孫子，累了坐在椅上抽菸，病倒了躺在床上發楞。現在的她，時常坐在姑姑家的涼椅上看著窗外。也許是記憶的畫面被永遠封存在時光裡了，得不到的最是苦澀。但是時間依然在往前行走，彼此的生命也不斷重新在交錯中凝結新的回憶，也因此有了新的意義和感動。

那一天午後，斜陽將客廳照成溫暖的金黃色，奶奶是，我也是，一起笑了。